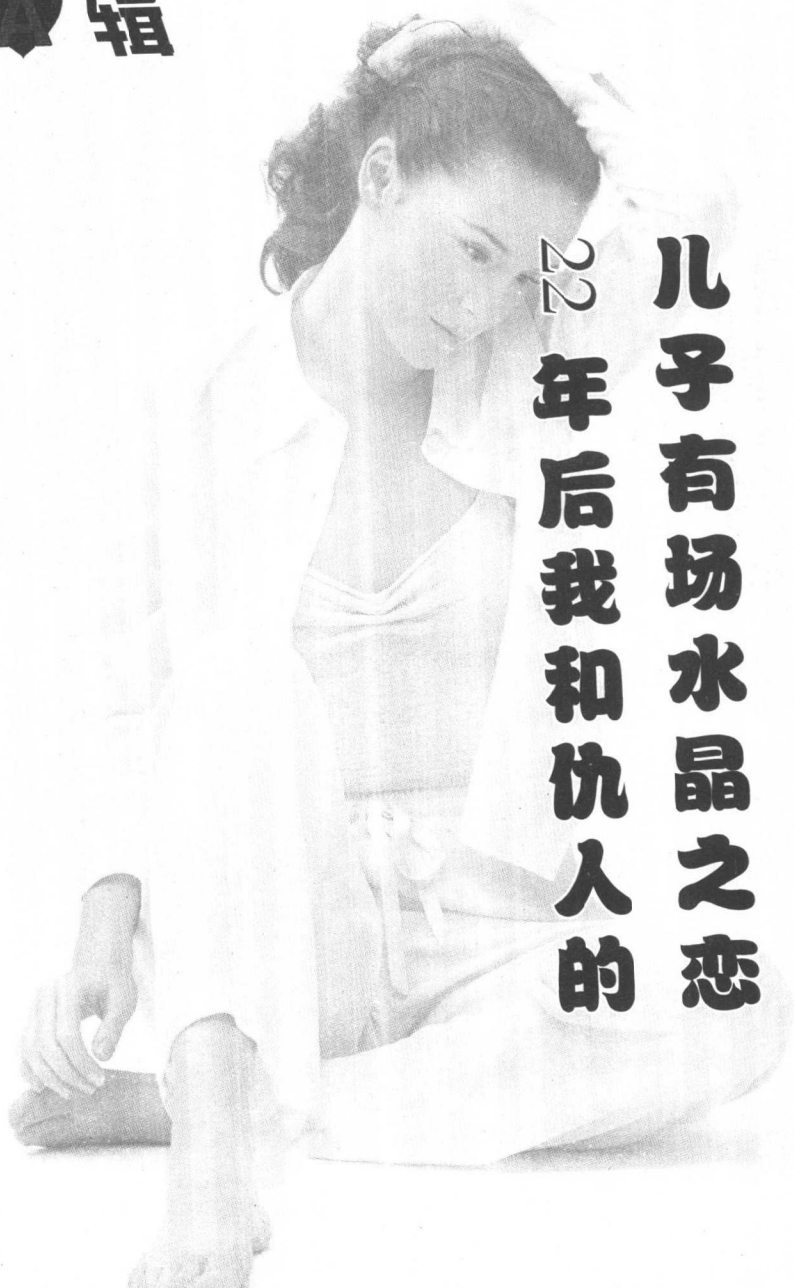


♥ 辑

2 年后我和仇人的
儿子有场水晶之恋



22 年后我和仇人的儿子有场水晶之恋

小 娅 口 述

当童话把一串象征我们婚姻的水晶项链系在我的脖子上时，那一刻，我们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和伤痛之后，我和杀父仇人的儿子走到了一起。

逝去的悲剧

那次，厂里交给父亲和杨连杰所在的技术小组一项任务，要改进一下厂里柴油机系列产品的涡轮部件。父亲接受任务后，和往常一样一头扎进了设计室。但在一个关键参数上，他和杨连杰发生了争执。这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一次争执，他们吵得很厉害，吵嘴很快从单纯的技术争执升级到谩骂。最后，在人们的围观中，杨连杰怒不可遏地把一个茶杯摔在地上，忿然离去。

后来，杨连杰的几套设计方案都未获通过，他认为是父亲从中作梗，对父亲的怨恨更深了一层。

父亲死的时候是 1977 年冬天的某个下午，那天天很阴暗，凛冽的北风刀一样地削过灰暗的天空。父亲那时正在厂里的设计室

里画图纸，周围没有一个人。他的头埋得很低，以至于对悄然逼近的死亡毫无觉察。

一阵脚步声让父亲从图纸中抬起头来，见到来人，他忙打招呼：“是连杰啊，你先坐，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咱哥俩好好聊聊。”杨连杰走到父亲身后。父亲头也没抬：“你帮我看看，有几个数据可能还要推敲推敲。”

就在这一瞬间，一阵剧痛从父亲的头顶迅速传遍他的全身。他扭过头去，看见的是一张因为仇恨而扭曲变形的脸。杨连杰举起榔头，凶狠地在父亲的头上连砸数下。鲜血很快模糊了父亲的眼睛，求生的本能使他挣扎着往外跑，但很快又被杨连杰拽倒在地上致命的榔头继续砸在父亲的头上，鲜血淹没了父亲微弱的呻吟。

听到呼救声后赶来的人一边扭住杨连杰，一边迅速把父亲送往医院。在医院里，父亲昏迷了四天四夜，终因伤势过重，含恨离世。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永远也忘不了凝固在父亲脸上的痛苦惊愕的表情。后来，杨连杰被理所当然地判处了死刑。执行的那天，全厂的人都去参加了宣判大会。母亲抱着父亲的照片，失声恸哭：“你睁开眼看看啦，政府为你报仇了，为你报仇了！”

杨连杰被执行死刑后不久，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不声不响地调回了衡阳。

晶莹的爱情

1994年夏天，我中专毕业了，分配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厂里，但这个时候工厂像一个病人膏肓的病人，看不到一丝生气。我进厂时，厂里的生产就是开开停停，工资早已几个月没有着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前途一片灰暗，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押在

一个每况愈下的厂子里。

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揣着母亲平时节衣缩食省下的1000元钱，动身南下。我试图靠自己的打拼在那个热潮涌动的地方觅得一席之地。

在深圳街头，我背着大大的旅行包，满脸倦色。我先后到了十几家应聘的单位，人家一听说我只有中专学历，头就摇得像拨浪鼓。几天下来，我沮丧极了，我甚至想回去找个人嫁了算了。

我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报纸。上面一则招聘文员的启示让我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在去那家公司的路上，我想：如果这次不成，我就要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了。

接待我的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头，眉宇间舒展着一股英气，眼眸很深，像一汪蓝蓝的湖水。他让我填写了一张报名表，又问我会不会电脑、英语。我点了点头。在我握住门把手将要离去的时候，我忽然折转身来，轻声说：“我可以暂时不要工资，给我一个机会吧，我太需要一份工作了。”小伙子盯住我看了一会，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张名片，说：“上面有我的电话，三天以后再找我吧！”我激动得像一只小鹿，拿了名片就往外走，连谢谢也忘了说。从那张名片上，我得知他叫童话，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三天后，我打电话找到童话，他告诉我被录用了，第二天就到公司去上班。放下电话时，我觉得天一下子蓝了许多。

我进公司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一名主管告诉我，本来我是进不了公司的，因为童话在老板面前替我说了很多好话，还说我们是老乡，老板才破例答应的。

自此以后，我一直对童话心存感激，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好好谢谢他。可是童话每次跟我说话时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好几次我都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那天下班，我故意磨磨蹭蹭挨到童话出来。他的办公室在里

间，同事中总是他最后离开。他有些惊诧地问我：“怎么还没走？”我绞着手指头，半晌才说：“我想请你吃顿饭，谢谢你帮我。”他听了灿然一笑：“算了吧，你的工资又不高，能省就尽量省吧。”他的体贴让我有点感动，我顿时就觉得有一只温柔的手在心尖上轻轻抚过。但我仍想坚持自己的意见，童话轻轻拉了我一下：“走吧，我请客。”

我们找了处僻静的小酒店，菜上齐后，童话问我：“我可以要点酒吗？”我看着他，点点头。童话要了一瓶长城白干和两个酒杯，对我说：“你也喝点吧，葡萄酒，助助兴而已。”在我们干完了一杯后，我问他：“你为什么帮我？”他顿时神色黯然：“因为我看到你的家庭成员一栏里只有母亲，这跟我一样。”童话猛地灌了一口酒，举起酒杯轻轻摇晃着，眼睛盯着杯中左右晃动的酒。后来，他一直没说话，我们在沉默中抿着酒，菜几乎没有动一下。我想，在童话的心里，一定有很深很深的痛，是我不小心触动了他的痛处。

尽管那次的接触后我对童话的过去仍然一无所知，但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在一步步缩短，他看我的眼神也温柔多了。后来，我们在一起的次数渐渐增多，我慢慢知道他老家在衡阳，大学毕业后就进了这家公司，那时才 21 岁。他 4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相似的命运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支点，我们相爱了。

这一年我过生日，童话给我买的礼物是一大包喜之郎果冻，全是水晶之恋的那种。他还夹了一张纸条：“现在我只能用水晶之恋的果冻来表达我对你不变的爱，等有钱了以后，再给你买一串水晶项链弥补。”那个时候，我哭了。在清贫的岁月里，两个人的名字靠在一起，就是温暖的爱情，就是月光下幸福的星辰。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爱人，你不要走

不知不觉 我来深圳快三年了 这期间我一直没回去过 即使是春节。童话也跟我一样，他说回去一趟两个人要花两千多块钱，还不如把这些钱攒下来。

我和童话相恋后不久 给母亲的信中就多了一个内容 那就是童话。后来，童话几乎成了我家信中的主要内容，连天热的时候，童话跑到办公楼外给我买冰淇淋这样的事我也会不厌其烦地写上满满一页纸，然后寄给母亲。我想让母亲分享我爱情的幸福和甜蜜。

1998年春节前，母亲写信来，叫我和童话一定要回去一趟。一来她很想我 二来她想见见童话。我和童话赶回家的时候 已是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把我们迎进门，她盯住童话看了很久。我发现她的目光里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狐疑，我原以为她会夸我有眼光的 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给我们沏了茶就一声不响地进了厨房。母亲的这种神态有些反常，这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我起身跟进厨房 搂住母亲问：“妈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母亲推开我。“童话呀！”母亲不作声 拿出锅子就准备煮饭 但我发现她却忘了淘米。“妈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我心里疑云密布。过了很久 母亲迟疑地说：“小娅 我总觉得童话像一个人。”像谁？杨连杰 就是害你父亲的那个人。“我半晌才回过神来：“不可能吧 他可姓童啊 又不是姓杨。”母亲也附和说：“对呀 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吧！”

童话这时挤了进来 他笑着说：“你们谈得这么亲热 是不是在说我呀？”母亲表情淡淡地，一边摘菜一边问：“小童 你老家在哪儿？”“衡阳。”“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母亲 我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你爸爸姓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我爸爸姓杨 生病死

的 后来我就跟妈妈姓了。母亲这时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扭过头来问：“你妈妈姓童 是不是叫童自清？”对呀 阿姨怎么知道的？”童话的回答里含着一种兴奋。刹那间，母亲的脸色变得惨白。她身子晃动了一下 眼看就要倒下 童话急忙上前扶住她。

童话的回答犹如一声巨雷炸响在我的耳边。我顿时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 手中的碗“咣啷”一声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的猜测竟是对的，我爱上的竟是杀父仇人的儿子！

童话被这个场景吓得不知所措，他连声问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母亲这时回过神来 她揪住童话的前胸 两个耳光狠狠打在他脸上：“就是你那个畜生父亲 杀了我丈夫 杀了小娅她爸！”童话一下子被打懵了，他的脸色很难看，身子一动不动，任凭母亲撕扯。母亲断断续续的哭闹让他隐隐听出了事情的原委，他嘴里喃喃着说：“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过了很久 母亲哭累了 童话这才开口说话：“阿姨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请允许我代我那个罪恶的父亲向您赔罪。”说罢，他跪了下来，深深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他站起来时，眼里已经噙满泪水 对我说：“娅娅 我不配再爱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转身拉开门，冲进茫茫夜色中。一股冰冷的风顿时灌了进来，让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

童话第二天就回了衡阳 我去车站准备送他时 他已经坐凌晨三点的早班车走了。那个春节，我是在一种压抑郁闷的气氛中度过的。春节刚过，我就到了深圳。

但是，我再也没有看见童话在公司里出现。他的那间办公室的门还是紧紧闭着，后来开了，出来的人却不是童话。

大约是两个多月后 我收到一封没署地址的信 看邮戳是从西北某城市寄来的。我拆开一看，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一切都是真的。忘了我 祝你在下次水晶之恋里快乐幸福。”信上没有署名 但

我知道是童话。我盯着‘水晶之恋’那几个字，以前快乐的一幕幕飞快地掠过眼前，泪水就止不住流了下来。

一切都改变了

我本想让时间的流逝来冲淡我对童话的爱。但我失败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走远，我对那段幸福时光的回忆反而像江南春天里那淡淡的薄雾天气，在心里慢慢潮湿起来。回忆中的童话，依然是那样的鲜活、温暖。没有童话的日子，我心里空空落落的。我想，我这一辈子真的离不开童话了。

我开始为捍卫我们的爱情找理由。其实，童话也是无辜的，他没有义务代父受过，况且，他的父亲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把这些理由写信告诉母亲，希望她能接受童话，但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

我决定去找童话，我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衡阳。按照童话以前给我的地址，我辗转找到了他的家。在那间低矮阴暗的平房里，童话的妈妈看上去十分苍老。我的到来让她有些局促不安，显然，她已经知道我和童话之间的一切。看着她的皱纹和粗糙的手，我心里酸酸的。我不知道，在丈夫死后，她是怎样带着童话艰难地走过来的。“阿姨，我知道您撑到现在，很不容易……不管父辈之间有过怎样的恩怨，做儿女的是无辜的。我爱童话，我希望您能答应我的要求，我不想让仇恨的悲剧在我们做后辈的身上重演。”童话的妈妈紧紧抱住我，眼泪滴在我的脖颈上，湿漉漉的。

在童话的妈妈帮助下，我在那个西部城市里找到了童话。那时童话正在一家卸煤厂当装卸工。天气很热，他裸着的背黝黑发亮，汗珠亮晶晶地反射着阳光，灼痛了我的眼睛。短短几个月，他变得又黑又瘦。我远远地看着他，眼泪止不住地流。童话转过身来，发现了我。他怔了一会儿，一下子扔掉铁锹，飞快地跑过来，紧

紧地抱住我。那一刻，我把脸贴在童话满是汗珠的胸前，放声大哭起来。

后来，童话离开了那家卸煤厂。他很快在一家外企谋到了职位。我先后做过钟点工、售货员、报刊投递员。再累再苦，我都很满足，因为我能够和童话在一起。

在这个城市的两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说服母亲的念头。

两年时间里，我先后给母亲写了上百封信。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慢慢地，母亲的语气不那么强硬了。终于有一天，母亲说：“你们自己的事，自己看着办，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得到母亲这句话时，我真是欣喜若狂。

2000年11月，我和童话决定回去办理结婚登记。临行前，童话忽然对我说：“我想把我妈也带去，我们要到你父亲的坟前去忏悔。”我把童话的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说：“让她来吧。既然亲戚结上了，还记那么多仇干什么？”我想，我了不起的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该付出了多么大的勇气啊！

厂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童话的妈妈。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有些小心翼翼，尽量不提那段伤心往事，只是一个劲地感慨，2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改变了。

童话的母亲还带来杨连杰在看守所写的一封长信，十几页的信纸上全是他的忏悔。他说：“我亲手毁了两个家，我愿意以死来谢罪。”母亲看到这封信后，和童话的妈妈抱头痛哭起来。我相信，在那哭声里，饱含着两个苦命女人百感交集的沧桑。

在父亲的坟前，童话和他的母亲长跪不起。他们把那封泛黄的信点燃，直到它变成一只只黑蝴蝶，在父亲的坟上久久盘绕。我想，人世间所有的美德中，也许宽恕是最能震撼人心的。人们在宽恕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从仇恨的泥潭里拯救了出来。

拥抱之后，我们天涯各路

小 新 口 述

感情也许可以经受岁月的锤打，却承不起心灵的折磨。爱，依然是爱着的，只是那爱已不是往日单纯的付出了。与其在日后想尽办法补偿，不如早早放手，解放心灵的制约。

认识何晴并非我的意愿。其实，我那时已经 26 岁了，不是不想找女朋友，不想轰轰烈烈地谈一次恋爱。可是，一个“谈”字对我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我是警察，没有更多的时间面对某个女孩的柔情，而我又是很惟美的人，要谈就全心付出，要么干脆就不谈。

可何晴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找来了。

她是报社的记者，在我们侦查一起贩毒案时，为了采访，千方百计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很快我发现，不管有多紧急，何晴都能保持平静异常的心理。这是我们做了多年干警的男人都很难做到的事。

那天，我们终于得知贩毒头子将于晚间出现在某村某间民房，于是，我们做了周密的部署。可罪犯很狡猾，相互间有暗号，否则绝不开门。当然如果硬攻我们的人也够，但那样损伤较大。据可

靠消息 他们有两把手枪。“要是能让罪犯打开门，什么事都好办。”小周自言自语。“废话，你这是老鼠想给猫系铃铛。”一筹莫展的队长训斥了一句。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去找自己的丈夫，也不足为奇。”我低着头，装作无意识地说。

十几个人的目光一齐射向何晴。“跟我来。”何晴谁都没看，说这句话时，人已走出暗处，向罪犯所在的房子走去。阻止是来不及了，队长狠狠踢了我一脚，命令大家“跟上！”。

何晴看了一眼围在墙边的我们，用力敲打着门板，大声而焦急地喊道：“大哥，大哥快开门。孩子病了，嫂子让你快回去。大哥，孩子病了，嫂子让你快回去……”“你大哥是谁？”一个男人一边开门一边粗声粗气地问。

很快，我们没费一颗子弹就将罪犯抓获。事后，队长命令我向何晴道歉，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其实就算队长不说，我也会向何晴道歉，毕竟，那个玩笑开得有些过火。如果何晴出了什么意外，一切责任将由我来承担。

在报社的楼下等了许久，何晴才出来。看到我，她并不吃惊，就好像天天见面一样，没什么表情地走过来等我开口。那一刻，我真想不明白，相隔了两星期再次见面，连我这个大男人都多少有些激动，她竟能淡得没一点热情。

“我来向你道歉，那天我不该让你去冒险。”说完，我转身就走。事先准备好的种种道歉方式都被这女人的冷静搅得记不起来了。那一刻，我有些恨自己自作多情，竟从城东骑了近一个小时的车跑到城西向她道歉。“这么远来只为向我道歉吗？”转过身去，她眼角的笑意竟是带有恶作剧般看穿一切的嘲弄。

我的脸蓦地红了。等待她时的不安和见到她的慌乱，已让我明白：这一次，之所以不带任何怨言地真心道歉，都只为自己——喜欢上她，懊恼的心绪一下涌上来，语气便不再客气：“你以为

还有别的吗？”一起喝杯茶好不好？原来她温柔的语气是不容人拒绝的。不敢看她的眼，我匆匆点了下头。

我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茶，只是从没有如此不可阻挡地喜欢上一个人。

接下来，我便常常在报社的楼下等何晴。我从来不知道，默默地注视一个人竟是这样地幸福。

幸运的是，何晴的父母对我也很好。只有一个女儿的他们，惟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何晴有个好的归宿。休息的日子，我总是泡在何晴家，和她妈妈一起弄几样好菜。自从父母在追缉罪犯中双双殉职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馨。我越来越迷恋何晴的家了。

很晴朗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去逛街。何晴挽着她父亲，我挽着她母亲，那种相互依靠的感觉宛若我正重新成长。幸福中的我没有注意到，一双恶毒的眼睛正盯着我。当我感知时，一切都已发生，何晴的母亲推开我，替我挨了一刀。刀口并不深，可是因为突然倒地迸发脑溢血，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医生告诉我们这消息的时候，何晴的手紧紧地抓着父亲的手，没看我一眼。我不敢上前，不敢说话，看着何晴的泪一滴滴打在地上，我的心也如落地的泪珠，四处飞散。

同事告诉我，整个事件是一次寻仇，因为我从线人那里探知了贩毒头子的踪迹并将他们一网抓获，所以，我成了他们仇视的目标。

悄悄退出医院，我找来两个办事稳妥的朋友请求他们帮何晴料理她母亲的一切后事。我以为何晴此时最不愿见的人就是我。葬礼那天，远远地看着悲痛异常的何家父女，我宁愿埋葬的是我，我太清楚突然间失去亲人是怎样的一种滋味了。

两个月后，何晴写来一封信，告诉我，现在她生命中最看重的是亲情。她说，看着父亲一天天苍老下去，那种心痛比看着母亲逝去更加深切，更加难以承受。所以，不管曾经有过怎样的感情，她

都将不再记忆，不再拾起。信末并说，她和她父亲祝我一切顺利。

发生这样的事，我已没有选择的权力。可我忍不住仍要踱到何晴的窗下，远远注视着那扇或许有她或许没有她的窗子。我所有的感情都在那里了。有时，能看到何晴，我会痛着心躲在树后，我只想远远地看看。不知道这样过了有多久，在一个夜晚，我被五个男人围住，没有一句话，他们动手打我。任由他们的拳头上下翻滚 我惟一的思维是 离开何晴 生命于我已是一片空白 生与死都不再是个难题。在倒下的那一刻，我却听到何晴的声音：“不要……”当我慢慢醒来，队长告诉我，从五个汉子手中将我救出的是何晴。他说，何晴一直知道我在她窗下，她看到我被围击，让她父亲报了警，自己则抓了一根棒子冲了过去。目击者说他们从没看到何晴如此冲动，如此不要命，连罪犯都说她当时像疯了一样，没人敢上前跟她拼命。

许久，我终于放声痛哭，何晴是爱我的。在我苦苦挣扎于心里的责问和失去的痛苦时，她也同样挣扎在取舍之间。一度，我以为我失去了她的感情 可是 在 20 多年的生命中，我第一次深切知道什么是“生死相随”。泪水洗过 我感觉到幸福 疼痛般的幸福。

痊愈后 我去找何晴 依旧是等在报社的楼下。见到我 她就好像天天见面一般 淡淡地走过来。“我 刚巧路过这里。”我说。

她轻笑着点点头。“一起喝杯茶？”我建议。

她轻笑着摇摇头。

曾经拥有的一切真的都已不在。我低下头去。

“我的舍，跟感情无关。我仔细想过了，如果你放弃这份工作 你会更加对不起你的父母 还有 我的母亲 如果你不放弃 我又不能确定会给父亲一个安稳的晚年。”

说完 何晴上前轻轻拥住我。一滴泪落在我的耳边 痒痒地撕裂着彼此的心。

何晴要的不过是像水般一点一点清澈而欢畅的流淌，可我带

给她的只会是可怕的回忆。感情也许可以经受岁月的捶打，却承不起心灵的折磨。爱，依然是爱着的，只是那爱已不是往日单纯的付出了。与其在日后想尽办法地补偿，不如早早放手。我们是常人啊，不可能不将曾经的记忆带进今后的生活，何晴怕自己走不出母亲因我而去的阴影，更怕我把补偿的包袱背负一生。

在爱情的天平上，何晴比我更惟美，爱得也更深。紧紧拥住何晴，心里比任何时候都凄楚。因为，一拥后，我们将天涯各路。

杭州那些恶梦般的日子

兰子口述

叶子一连十个电话邀我去杭州。叶子是我师范时的同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书，并迅速和一个老实巴交的同事结婚，又迅速离婚，迅速得让我们目瞪口呆，反应不过来。叶子离了婚又迅速和同校一数学教师留职停薪闯江湖，去杭州做了导游。

按理说我也算半个“知识分子”应该有些头脑，不应该轻信叶子。可叶子的心理战术太厉害了，而且，我是个很自负的女孩，我期望我的美丽在外面的精彩世界能有些奇遇。我的冒险精神注定了我一段时期的命运。

到杭州后经叶子的介绍，我成了远东旅行社的导游小姐。刚开始，我对导游生活充满憧憬，一有空就看旅游杂志，学英语。叶子也挺关照我的，还带我去“见习”。那天叶子带我陪着某企业集团董事长游西湖，叶子和董事长似乎挺熟，一路摸摸捏捏，简直就像亲热的一对儿。在断桥上，董事长碰见熟人聊天去了，我就不解地问叶子：“导游就这样吗？不用带大队游客，手拿话筒，一路讲解？”叶子浅笑说：“告诉你吧，一流导游不用走，山珍海味送上门；二流导游陪贵客，悠哉游哉也享受；三流导游带队伍，磨干嘴皮好

辛苦……”我刹时明白了，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叶子见我不说话，就凑在我耳边说：“什么时候你做一流导游了，别忘了请客哟。”说完，掩着樱桃小口笑嘻嘻地跑到董事长身边去了。

次日，周总就让我单独出马了：做一位北方老板的全陪游西湖。在西湖柳影里，北方老板说来说去就有些放肆了，手也开始往我身上摸。我本想婉转拒绝当作不知算了，岂知他见我不作声，动作竟越来越粗鲁，从攀肩勾背到隔着我的薄衫摸我的胸脯。我脸一寒，嗔道：“先生，请你尊重我。”……”北方老板吃惊地张大嘴巴，半晌才说出声来：“你……你们不就是干这的嘛？……你们老板没告诉你吗？他要你‘全陪’的……”我吃了一惊，也不管客人不客人，扔下他就走了。

回到大酒店，我收拾行李想走，叶子轻叹一声：“你迟早会知道的，你要想开些。全陪又有什么呢？只要能挣钱。”

我不再理她，加紧收拾行李，我没想到，叶子竟欺骗了我。

“兰子，你最好别走。”叶子淡淡地望着窗外，我不由顺着她的目光朝楼下看去，只见楼下几名戴墨镜的人走来走去。“自从你当了导游小姐那天起，你就不是自己的了，他们总有办法让你走不了，明的，暗的……”

见我发怔，叶子拍拍我的肩，说了一句：“听我的话，只要能挣钱，别太当回事。”

叶子走后，我中了魔似的怔了半天。黄昏时分，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大酒店，走到西湖边，虽然我肯定身后不远处有人监视我，但我仍不能自己地痛哭流涕。后来，我分不清哪是西湖的水，哪是我的泪……

坏女孩走口方 好女孩上天堂

在远东旅行社做了半个月，周总对我的表现很失望，客人也纷